

夜读偶记

## 缓棹慢桨下的时间风景

读马叙散文集《乘慢船，去哪里》

| 朱华丽 文 |

“乘慢船，去哪里？”

马叙从一开始便向自己或读者提出了船该驶向何处的问题。或许，抵达哪个目的地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带着何种心境去感受吧。这部充满诗意的旅行散记，行墨游走于现实和虚幻之间，在一次次南北异域的行程途中，诠释着现代和传统的各种抵牾，让作者不断抵达内心的真实。

全书共分三辑。第一辑，是一次次近似虚构却更贴近心灵需要的旅行，内蒙古、青海、井冈山、横峰、慈城等横跨南北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感；第二辑，想象乘着慢船，行旅在江浙地区；第三辑，讲述与河、山、海相关的早年生活故事。借景生情、寓情于景、以物言志，散淡的笔触描述了心中对过去的怀缅，对“逝者如斯夫”的喟叹，对人生际遇的感悟，以及对现代文明强烈冲击下远去的精神家园的孜孜寻觅。

河流是时间的隐喻、象征，更是浩茫无边的时空中个人精神的寄托。它时而湍急、低回，也时常激越、奔腾，马叙的文字一直浸润往返在一条条经久不息的河流中，它已不再是一条具象的河，而是楠溪江、塘河、钱塘江、富春江等南方河流的综合。河水沿着曲折漫长的河床向前奔腾，伴随着船上的同行者，沿岸村庄的古老记忆、民间故事、乡约俗规不断融合、汇聚。

诗意的时间里寄寓了深刻的哲学意味。“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，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……”（阿波利奈尔《米拉波桥》）作家通过飞渡的乱云、黛青色的山脊、远方的村庄、熟悉的方言

等一系列事物营造出独特的审美意境，引导读者思考人生和命运的哲学。“动”的绝对性和“静止”的相对性照见历史和个体之间的依存关系，“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”，生命短暂，转瞬即逝，一种人生况味跃然纸上，一丝淡淡的忧伤从时空深处悄然而来。

所谓的“新”与“旧”总是在不断互换。作者在这个探求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着因为有永恒的旧，才会有历久弥新，这也是他对高速、嘈杂的现代文明的厌烦，对看似松散的、缓慢的、旧的生活的向往追求。久居而不厌，久思有所得，诗意盎然且心生欢喜，才能一直感觉如此之新。

书中充满宇宙的苍茫意识和个体的孤独感。闲梦半生，穹庐浩茫，我们何其渺小、何其无助，终不过是“落叶辞柯，人生几何”。可是，即便人生如水中静止的一株芦苇，一株布菜兹·帕斯卡尔口中的芦苇——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，但是他仍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。茫茫宇宙中、偶然场景下，能思想反而愈显孤寂。

读这本书，我们能够感知到，流逝的乡愁是作者心中永恒的诗情。

城镇化中不断消失的农村以及其背后承载的乡愁，对作者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，更像作者心中一个隐秘的梦。江南往事如水乡纵横的河汉，不仅倒映着江南逝去的旧镇旧屋和其中的人与事，也倒映着作者对那些旧的痴迷。另外，这些乡愁的诗意还来自于它们自成的品格，比如《松阳：黑色屋顶浮在上方，如此安宁》中，松阴溪

的流水是有品格的，延庆寺塔是有品格的。又或者是这些品格托起了作者心中乡愁直立的风骨吧。

丰富的地方文化、人文风貌构筑了文本的别样风景。松阴溪畔张玉娘的《蓝雪集》让古处州弥漫着浓郁的诗情和爱情温度；施家畚村庄的夜晚越剧的唱腔、台词瓦解着人心，也还原着人心，让这个村庄的记忆停留在最朴实无华的那一刻；鄞江之水东流入海，伴随晏殊、王安石、欧阳修的诗作，永久地印证了人与大地、明月、流水的关系。

除了内容、思想、情感盛满诗意，表述语境也是诗化的。诗化语境被安置在开往井冈山的K271次列车上，闽东、柘荣的山坳里，牧歌随风而动的大草原上。“它们，事物，就这样在那里，就这样的状态，如此静默”（《木黄三日：一次近似虚构的旅行》）。

缓棹慢桨下的风景——走进眼睛、走进心里，让人短暂忘记俗世的无奈和自身的渺小，泛舟湖上，与海通波，任满腹诗情随心逐浪，流逝的时间具有了永恒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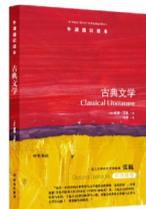
在这喧嚣的世界，《乘慢船，去哪里》或许能给我们的心灵以慰藉，它让人停下快速的步履，去注视被忽略的风景。少一点功利，多一份安宁，真正感受生活的闲情逸致和诗意美好。

想必，这种生活离俗世很近，却又在世俗之外！

《乘慢船，去哪里》，马叙 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

上架新书

译林出版社 68元  
〔英〕威廉·艾伦 著，马睿 译  
《古典文学》（牛津通识读本）



这是一本值得向古希腊罗马文学爱好者推荐的“通识读本”。作者威廉·艾伦，现任牛津大学大学学院古典语言与文学副教授。本书上起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，下迄公元2世纪的罗马小说，对最为经典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作品做了一番整体性的概览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 59元  
雪漠 著  
《凉州词》



作家雪漠的第八部长篇小说。《凉州词》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“致敬武魂”之作，以44万余字的篇幅，徐徐展现了清末民初西部民间武人的日常生活和江湖传奇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8元  
周春塘 译  
〔英〕阿克塞尔·托马林 著  
《简·奥斯丁传》



简·奥斯丁一生创作了六部为世人所钟爱的小说，却没有留下日记或其他传记材料，仅有一些与家人间的通信也大多被损毁。作家采用烘云托月的方式，以迂回的笔法不断接近真实的奥斯丁，勾勒出作家所生活的年代的诸多细节以及对其作品的意义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55元  
沈燕妮 主编  
《味蕾深处是故乡》



本书是“网易人间”非虚构写作平台关于美食记忆的征文精选，诠释了从“30后”至“00后”的味觉记忆，呈现出过去几十年来民间美食的多元化和丰富性。

《饮茶看花就是生活》，毕亮 著，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，定价：49.80元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## 有滋有味的时光

读毕亮《饮茶看花就是生活》

| 张家鸿 文 |

我喜读有静气的文字，毕亮即在此列。行文不急、不赶，从容淡定，有闲趣、闲情。毕亮的书写，是筛选的过程，把杂质、异质之物悄然除去，呈现出日常琐碎中的美好。书分“故人寄茶”“明月味道”与“草木有心”“乡食记闻”四辑，哪一样是寻常人等享用不到的呢？只要心有所愿，美好即可如影随形、体贴入心。

乡间，大地上长出的叶、开出的花、结出的果有许多许多。只是，现在有多少人乐于费心打量？不用说，毕亮是其中之一。他在记忆里打量故乡安徽桐城，在现实中打量他目前生活的昭苏高原，在记忆与现实的交替中打量自我。

阅读毕亮，是澄净心灵、回复自我之旅。把日子过得舒缓、悠然，非他特意的追求，只是唯有如此这般才合乎己心的节奏与韵律。不习惯读图，他只喜欢读文。走四方时，他跟着牧民走，走过一段又一段奇妙的旅程。他的不特意，在读者来讲，却是意味深长之举。

生活中除却饮茶看花，毕亮还热爱品书。隐藏在饮茶看花字后的品书，同样是着急不得的。品多亦可，品少也行。因此之故，飘散在书中的是不绝如缕的书香。或浓或淡，或多或少，皆各有其宜。

窗外有雨，窗内有茶的时候，读汪曾祺的《旧人旧事》，因为汪先生的文章有水意，尤其适合此情此境。读《茶经》，时读时不读、断断续续就好。在

伊犁的酷暑中，吃西瓜可散热，读书可消暑，二者可谓殊途同归。在新疆，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吃一盘拌面，正如必定要逛书店、买书一样。品书与日常俗事，在毕亮的日子里，常常贴合得自如、随意、恰切。

在毕亮眼里，书是特殊之物，否则不会令他痴迷若此。然而于他的生活中，品书又是生活的一种寻常。新疆虽远，却因了定居于此，让毕亮与其素来喜爱的汪曾祺先生多了一层缘分。在葡萄园里、葡萄架下读汪曾祺关于伊犁的画作与题记，是别有风味的。《葡萄》一文从汪曾祺的文到汪曾祺的画，再回到汪曾祺的文，其喜吃葡萄与喜读汪文可谓亲密无间。闲逛杏园，走了一圈之后，于树下的僻静角落席地而坐，读起孙犁的《秀露集》，其装帧的素雅、干净，颇合置身之境。随意翻至哪一页，皆有独特的滋味。

饮茶看花乃稀松寻常事，现代人却多不易得，不愿得，不想得。皆因心中有更为重要之事，整日四处奔波、风尘仆仆。其实，偶尔放缓脚步驻留，可成一种幸运。把强大的功利心掰开，开一小缝隙，把饮茶看花的惬意，安放其中，是毕亮日常所为，也是他婉转道出的提醒。这与他身处西北的偏远之地无关，只与心境有关。

当然，客居他乡时，想念故乡是难免的，毕亮也不例外。养鸽子的父亲、大沙塘里的菱角、带在身边时常常品尝

的桐城小花、母亲做好的曾被带去学校的腌豇豆、母亲寄来的满满一瓶花椒，都在勾起他的乡思。与别人的乡思不同的是，毕亮没有欲归归不得、想留留不住的焦灼与不安。故乡的存在是命定的，它是毕亮的精神后方，其给予的养料让他在西北的日日夜夜里过得悠然、笃定。与此同时，新疆的广袤天地，时不时地给他带来的惊喜，足以令他乐不思乡。从他的文字里，我可以明显察觉，他已然把异乡视为第二故乡。见异乡之物，令他常常念起家乡。对比是免不了的。然而，话说回来，幸而有这些与家乡相近相似之物的存在，才可使他得着心灵的慰安。最令他动情的莫过于油菜花。七月里，行走在昭苏大草原，不难遇见一片或大或小的金黄。“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如同相识多年的故人，它们就这样无声地、轻轻巧巧地铺展在我的面前。它们的甜美，没有长江的水腥味道，却带给我最熟悉的故乡的气息。”

有的时候，品书是生活的补充与延续。品书就是寻找，在和书卷朝夕相处中寻找故乡的影子。朱淑贞的诗句、废名的小说、陈从周的散文，都是探寻的路径。若无书香陪伴，毕亮的乡愁想必不会是这番模样的吧。